

电影藝術叢書

# 論电影剧本中的人物

克拉夫琴科等著

藝術出版社

电影藝術叢書  
电影藝術編譯社編  
論电影剧本中的人物  
Б.克拉夫琴科等著  
賈珍等譯

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論电影剧本中的人物

B·克拉夫琴科等著

賈珍等譯

电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古舊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西头条胡同四号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103+

標本 33.5"×46" 1/32 印張 4 9/16 版頁 7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3001-3500

定價（7）0.50元

### 內容 說 明

本書收集了苏联“电影藝術”雜誌和“戲劇”雜誌上有關刻劃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面貌和塑造人物典型的七篇文章。這些文章在編輯成集時，略有刪節。創造正面人物的生動而突出的藝術形象，來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是我們文學藝術中最迫切的問題。這些文章根據蘇聯電影藝術的丰富經驗和電影藝術的具体特點，深入地分析了有關創造人物形象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對於我國電影戲劇工作者和一般文學藝術工作者會有很大的幫助和啓發。

## 目 次

深刻而多方面地表現現代主題影片中的人物性格	B·克拉夫琴科	( 1 )
論正面形象的突出刻劃	A·卡拉干諾夫	( 16 )
生活中与电影剧本中的英雄人物	JI·別洛娃	( 39 )
論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E·格布里羅維奇	( 57 )
論藝術中的典型問題	IO·波列夫 B·拉祖姆內依	( 71 )
典型問題与藝術技巧問題	A·格洛雪夫	( 102 )
典型与个性	A·布洛夫	( 120 )



## 深刻而多方面地表現現代主題 影片中的人物性格

■ 克拉夫琴科

优秀的苏联影片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在这些影片的丰富内容中鲜明地表现了苏维埃人所特有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富有充沛生命力的积极精神、原则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精神世界的多面性和广阔性。苏维埃人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得到了光辉灿烂的发展。

所以，观众每看一部新的影片，自然希望艺术家在表现人物性格时，不要在他们的面貌上留下“空白点”。我们的观众——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的创造者——非常需要清楚地看到由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培养出来的苏维埃人身上的那些新品质，也同样需要清楚地看到旧社会的“斑痕”如何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被克服下去。

但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探讨苏联电影艺术作品中怎样塑造我们多采的和崇高的现代人形象时，我们就发现，苏联电影艺术所创造的描述我们祖国的美好的巨大史诗中，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篇幅。而正是在这样的篇幅中，应该最充分地表露出苏维埃人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从通常虽称为“私生活”、但其内容

却和我們社會成員參加共產主義建設的總的过程不能分開的那一方面表現出來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們只限於表現主人公的勞動的活動，而不描述新的蘇維埃家庭的形成歷史，不描述美滿的真正自由的愛情，不描述在蘇維埃生活條件下新的父子關係，不描述評價一個人的新標準以及由於社会主义社會積累了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化而引起的普通蘇維埃勞動者精神世界中的許多其他變化，那末，我們現代人的面貌在藝術作品中就會被表現得蒼白無力，有時則簡直被歪曲了。

決不能說，蘇聯的電影大師們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些主題。大家都還記得“黨証”（編劇維諾格拉德斯卡婭，導演培利耶夫），“拖拉機手”（編劇包敏什柯夫，導演培利耶夫），“西伯利亞交响曲”（編劇包敏什柯夫和羅士闊夫，導演培利耶夫），“政府委員”（編劇維諾格拉德斯卡婭，導演赫依費茨和扎爾赫依），“教師”（編導格拉西莫夫），“瑪申卡”（編劇格布里羅維奇，導演萊茲曼），“榮譽審判會”（編劇史坦因，導演羅奧姆），所有這些影片都是這樣的電影作品：它們都是把人物放在勞動和日常生活的統一中，放在集體的和個人的統一中，來解決人的行為的道德標準問題的。

在巴甫連科和齊阿烏列里的影片“宣誓”裏，彼得洛夫一家之所以令人難忘並為觀眾所熱愛，正是因為在這部影片中，總的、一般的东西是通過個別的、具體的東西而令人信服地表現出來的：這個優秀的蘇維埃家庭的每一個成員不僅在廣義的生活中有他一定的地位，而且與此有機地結合着，他在小小的家庭中也有他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行為綫索。

無論是奧麗加的勇敢，還是亞力山大的英雄主義，或者是像瓦爾瓦拉·彼得洛娃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堅毅精神和愛情與果敢的

偉大力量，在觀眾看來，都是由事件發展的自然進程所準備成熟了的；在這種情況下，觀眾本人就好像也成為這些事件的參與者，成為彼得洛夫家庭——蘇維埃國家的一個小細胞——各個成員的性格形成過程的目擊者。

我們試把薩娘·索闊洛娃（“政府委員”）跟她與耶菲穆、與同村人的關係分離開來，把她與母性分離開來去想像一下她的命運，這樣一來這個形象就變得多未蒼白無力啊！

青年農民斯切潘·拉烏金（“教師”）成為蘇聯教師並回到故鄉去教兒童讀書，如果離開他和父母的關係，離開他和格魯娘的複雜的衝突，便不可能描述出他的歷史。

在“榮譽審判會”中，如果不表現多布洛特沃爾斯基夫婦的生活，不表現在這兩個相愛的人之間進行的那一內部鬥爭（這一鬥爭的勝利者是這樣的人，他的思想、期望和意願與整個蘇維埃社會的思想和意願是分不開的），那末，“榮譽審判會”的中心衝突的正確解決是不能想像的。

可惜，這樣的例子並不很多。通常，對於蘇聯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只是被當作一種裝飾，藉以補充影片中所敘述的各種問題。

上述的情況甚至在最近時期的優秀影片中也可以舉出例子來。

“頓巴斯礦工”和“鄉村醫生”兩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的蘇維埃人。我們在生活中隨時都能接觸到這些影片的主人公的原型，他們建設着共產主義，為和平而鬥爭着；他們談戀愛、教育兒童、讀書，他們喜歡運動、愛好藝術，他們拜訪友人、嚮往着在假日裏去遠足旅行或靜靜地垂釣……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要求藝術家“要知道生活，以便

善於在藝術作品中把它真實地描寫出來，不是煩瑣地、不是死板地、不是簡單地描寫‘客觀的現實’，而是要從其革命發展中描寫現實。

“並且，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和那以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sup>①</sup>

根據黨指示我們的評價藝術作品的標準，我們試分析一下，上面所提到的影片中的主人公和實際生活中的原型究竟接近到何種程度；我們電影藝術作品中對於現代人形象的描寫的廣度和多方面性究竟如何。

在郭爾巴托夫和阿列克謝耶夫的電影劇本“頓巴斯礦工”和魯柯夫根據這一劇本拍成的影片中，有很多有趣、精彩而富有天才的东西。這部作品真實地再現了社會主義的頓巴斯的面貌，表現了像西道爾·郭洛沃依、斯切潘·涅多里亞、省委書記柯拉夫佐夫這樣的優秀的蘇維埃人。但是，並非劇本和影片中的一切形象都是完全真實的和具有活生生的說服力的。在為煤而鬥爭的主題中，特別是在看來好像超出了純生產的主題範圍而事實上却是這一主題不可缺少部分的那些方面——在表現主要人物的家庭關係、他們內心的感受、理想和希望等方面，還留下了大量“耕漏了的土地”。

年青的工程師特洛菲敏科——聯合採煤機的設計者——被派到礦井去進行他的第一部機器的試驗。自然，特洛菲敏科的工作成為礦工們注意的中心；從試驗開始到結束，特洛菲敏科的一切思想活動和注意力也自然都集中到聯合採煤機上。但是十分不自

---

① 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的講演”（“蘇聯文學藝術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6頁）。——譯者

然的是，这个照作者們的意圖來說是有才幹的真正先進的蘇維埃人，在作者表現這個意圖的過程中，却被表現成一个精神貧乏、与周圍环境的關係非常冷漠的人。这个形象只是用兩种色彩塗成的。特洛菲敏科在談到聯合採煤机時所流露的羞澀的微笑和他从事試驗時的歇斯底里状态，成为了他的基本特徵。

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在試驗聯合採煤机期間特洛菲敏科在礦井中对弗拉基米·涅多里亞說的這幾段話：

“什麼办法我都想过了！也全都試过了，可是机器却像一匹發了瘋的馬。”

“对呀，我在这兒很惹人注意，……像个体育教練，整天都有人來參觀。”

“……呵！明白了。你們是全家換着班在这裏看守着我呀！像照看病人一样！可是我沒有病！聽見了嗎？我的机器也沒有病！”

“……光同情是沒用的！”

“……这我早就听说过。洗澡、吃饭、睡觉。你們看，对一个大活人这末關心。”

实际生活中的特洛菲敏科的原型是具有複雜的性格及其多种多样的外部表現的。但是，作者們却未能在影片中塑造出这种性格來。我們看不出特洛菲敏科过去的經歷。他的叫喊使人覺得討厭而荒唐，因为他的話沒有任何根据，因为除了我們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容易激動的人物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完全不像他的人：一个年轻的党员，过去是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他从國家和苏維埃社会得到了能够發揮他的設計才能的一切必要条件。由於形象和原型之間差別这样大，便使人既不能相信工程师特洛菲敏科的激動，也不能相信他周围的人真能把他看成可以用他的才能和学識去帮助他們解决頓巴斯的机械化問題的人。

不过，作者們也許只是未能成功地敍述特洛菲敏科在“生產方面”的經歷，而能通过可以補充形象的“私生活”方面的描寫給我們表露他的真正性格。

現在我們就看看，薇拉·尼柯拉耶夫娜來到礦井跟丈夫見面的情景在電影劇本中是怎样描述的：

“憂鬱而疲乏的特洛菲敏科走來，他走到屋前，突然看見他的妻子。

“他很高興地喊道：‘薇拉！’並急忙向她奔過去，他等了她多久了！但又立刻想起了那些等待她來的焦急的日子。他本來應當親切地擁抱他的妻子，但却突然責難起她來：‘你終於來啦！得請你幾遍，等你多久才能來呀！……’

“‘你倒是先問一聲好啊，米加！’

“‘我急得都要發瘋了！一天也不能安靜！而你們全都不管我！大家如此，你也這樣！’

“‘你究竟讓不讓我到屋子裏去？’薇拉·尼柯拉耶夫娜微笑着問道。但是特洛菲敏科聽不見她的話。

“‘設計局的人都在想什麼呢？’他還在怒吼。‘為什麼不聲不響？我像禱告基督上帝似的打電話請你快點來，快點來！而你……。’

“‘下着雨哪，米加！’

“‘啊，對不起！你好！你好！’他親切地擁抱住妻子說。

“薇拉·尼柯拉耶夫娜微笑說：‘你好！米加！’然後回過頭來對麗達說：‘謝謝您，麗達！……再見。’於是，她就同丈夫一起走進屋子裏。麗達望着他們的背影。

“瓦西里·奧爾洛夫突然從黑暗中走了出來，默默地給麗達披上自己的上衣，然後嘆了一口气說：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观众未必同意瓦西里·奥尔洛夫的说法。作者想描寫特洛菲敏科夫妇的真正爱情和友爱的愿望，無論在电影剧本还是在影片中都並沒有得到实现，因此瓦西里·奥尔洛夫的这句热烈的称讚听起来是不真实的。

作者們也沒有找到適當的色彩來把瓦西里·奥尔洛夫和他的未婚妻麗達的性格描寫成典型的，沒有能使观众相信这些性格的真实性。麗達这角色是一个典型的“輕飄飄的”角色。

事实上，為什麼在礦井裏做調度員工作一直到礦井完全机械化的这个女孩子，偏偏引起郭洛沃依的疑問：“現在讓你去做什麼？我親愛的小鳥，我親愛的穿裙子的調度員？”而得不到他另外的評價呢？虽然片中对涅多里亞一家表現得非常廣泛，而且照作者的意圖，他們都是非常聰明而有趣的人物，但是為什麼“穿裙子的調度員”能够成为一个优秀工作者和專家这种美好的思想一直沒有被片中任何一个人物所想到呢？

最後談到瓦西里·奥尔洛夫。从他無數次的談話和周圍的人們对他的态度上，观众都可看出，他在礦井上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是近衛軍人。他身上佩戴的許多勳表也證明着這一點。不过，瓦夏<sup>①</sup>不僅要說出他自己的优點，而且还要生活在銀幕上。影片的作者給他的这个形象選擇了些什麼样的色彩呢？

瓦夏不止一次地問麗達：“你愛我嗎？”但是，由於麗達的爱情並沒有任何值得怀疑之处，而在电影剧本中也沒有促成这对未婚夫妇衝突的理由，所以这句問話簡直使人感到厭煩。

瓦夏的性格的其他特徵也表現得不好。

---

① 瓦夏是瓦西里的爱称。——譯者

麗達在經過一番慣常的責問以後，抱怨說：“你这是个什麼怪脾氣！你这是个什麼样的人呀！”

這時，瓦西里·奧爾洛夫拉住了旋轉木的繩子，使勁地向上旋轉了幾個圈，然後走下來驕傲地說：

“我就是这样的人！懂嗎？”

涅多里亞走過來，譏笑地說：“你这个人腿真好使呀！”

瓦西里微笑說：“我的手也不錯呀！”

“腦袋呢？”

顯然，涅多里亞之所以這樣問，在作者們看來，也是有足夠的理由的。

當然，影片的作者沒有想把麗達描寫成一個嬌氣的小姐，也不想把瓦西里·奧爾洛夫描寫成“腦子生在腳板上”的可笑人物，但這裏，作者們的意圖和這個意圖的體現之間顯然有着很大的距離。

在描寫影片中的另一代人——成年的一代人時，就沒有上述的那种距離。

郭洛沃依到省委會請求“辭職”這場戲是很好的。在這裏找到了正確的特徵，表現了他內心世界的豐富和美麗，表現了他是在和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教養出來的人物。涅多里亞和他的老伴葉甫道奇雅·普洛霍洛夫娜在一起的一些場面，充滿了很大的人情味、智慧和愛情。在這裏，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切都和生活本身一樣。郭洛沃依在臨去省委會以前在他的住宅裏的那小小的一場戲，也是真實、動人而充滿深遠的含意的。當老礦工看着自己的孫女兒用不熟練的手指彈鋼琴時，他那表情上片刻的凝滯簡直使人感動得流淚。他的思想是這樣明朗，這個想起了自己完全不同的童年時代的果敢的人，是這樣地渴望着幸福和成功！

為什麼在影片中表現不同世代的人物的藝術水平會有這樣大的差別呢？為什麼表現青年一代人的場面就不能引起深的感動呢？

這裏存在着這樣一些從膚淺的文字材料得來的並已成為刻板公式的概念：發明家一定有一種不好的怪性格，他的妻子一定有極大的忍耐性，而共青團員一定有一種特別的、近於怪誕的樂觀精神。

但是，第一，發明家的性格和他的心理，並不是什麼一成不变的東西，也不是決定於發明過程本身的东西。人的性格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於他所處的環境。因此，如米丘林這個被沙皇制度的保守和敵視態度所折磨了的人，他的多疑、尖刻和執拗，就完全不是特洛菲敏科所非有不可的特性。其次，如果作者們多少透露了一些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那也還可以承認，工程師特洛菲敏科確是脾氣不好。但是由於影片中對這一點沒有任何解釋，於是特洛菲敏科的歇斯底里的特性便使人覺得和他格格不入，而不使人覺得可親。

我們的青年確實是愉快而樂觀的，但他們也是聰明而有學識的，因而在青年工人羣眾中未必能找出很多像瓦夏·奧爾洛夫這樣缺乏頭腦的人。即使遇見了一個這樣的人，誰也不會“認定他是英雄”，並選擇他給自己心愛的唯一的女兒做丈夫。那末為什麼像斯切潘·涅多里亞這樣優秀的人物在影片中却這樣做呢？這就是因為他所選擇的青年是作者們原想要表現的人，而作者們所以不能表現出自己的原意，是因為他們未能深入體會蘇聯青年一代工人的生活，因為他們只是根據陳舊的材料，而沒有直接到青年當中去研究他們的生活。僅只是到礦井去是不夠的，僅只是在文化宮、甚至在掌子裏看見礦工也是不夠的。作者們熟悉郭洛沃

依、涅多里亞、柯拉夫佐夫這類人，就像熟悉與他們一道生活過來的人那樣，所以，他們的行動很真實，他們的語言也不虛假。我們應當要求藝術家在描寫青年一代時也能像這樣熟悉和具有這樣的真实牲。

在談到“頓巴斯礦工”時，如果我們可以責備作者們說，他們雖然正確地、天才地發展了影片的中心人物形象，但是對於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的描寫却違背了真實；那末，我們對影片“鄉村醫生”的作者們——劇作家 M·斯米尔諾娃和導演格拉西莫夫的責備却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認為，影片“鄉村醫生”的主要形象之所以表現得不够深刻，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对“活動的環境”这个概念作了狹隘的解釋，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描寫主要人物時把他們过分“職業化”了。

這位導演的才能中优秀的一方面，他的善於在普通蘇聯勞動人民日常的、平凡的行動中看出完成偉大事業的熱情這種能力，在這部影片中始終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一個青年醫生來到了鄉村。自然，醫院是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但是，如果說柯沙闊娃跟她周圍環境的關係因此就只決定於醫療和預防疾病，這却是完全不真實的。

鄉村醫院，也就是說醫院的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正如片中所表現的，不是处在流行病正盛的時期，而是处在醫院的正常生活中，因此，他們不可能這樣脫離廣大的蘇維埃世界的生活。

把主要人物生活的範圍局限於職業的興趣所及的狹窄圈子裏，結果便使形象變得蒼白無力，並產生了我們在“頓巴斯礦工”中也發現了的那种形象及其原型之間的差別，雖然片中表現了高度的表演和導演技巧。

常有這樣的情形，藝術家在他的整個創作生活中就只處理一

个主题和一个主人公，他在各个不同的情况中表现了这个主人公的成长和形成。格拉西莫夫在他的早期影片之一“七勇士”中，就已经处理过一个在远离大陆的地方创造伟大事业的青年医生的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任娘·奥赫里门科和她的朋友处在与全国生活远远隔绝的情况，是由故事发生的地方和剧本内容所决定了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在他们的每一行动中感觉出他们跟派他们到当时还未探测过的北极地方去探险的祖国的联系。

但是，柯沙阔娃不是生活在二十年代的北极，而是生活在俄罗斯的中部的契卡洛夫省，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她是莫斯科人，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并自愿到这个乡村来，以便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为实现人民的理想和希望而生活的医生。

剧作家 M·斯米尔诺娃在女教师瓦尔瓦拉·玛尔蒂诺娃身上，在这一个不是在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的时期而是在伟大十月革命前夜来到乡村的姑娘身上曾经那么慷慨、真诚并竭尽全力赋予的那些东西，在柯沙阔娃身上为什么竟没有了呢？柯沙阔娃确是沒有瓦尔瓦拉所具有的那种对人们的关心和热爱。

我们没有看见柯沙阔娃阅读心爱的书籍，也没有看见她跟谁作一次足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的谈话。老医生阿尔先涅夫对柯沙阔娃说的话完全正确：“我们的工作决不限于治病。我们还应该参加人民的复杂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也是乡村的知识分子。”但柯沙阔娃并没有参加人民的精神生活。

下面是这同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

柯沙阔娃和波斯别洛夫的爱情的产生和发展是怎样表现的呢？

柯沙阔娃是在汽车中，在到乡村去的途中同波斯别洛夫相識

的；幾個月後，波斯別洛夫主持党的會議，柯沙闊娃在这个會上就一連串与她的工作有關的問題發表了意見；柯沙闊娃給波斯別洛夫動手術並關切地照看他；波斯別洛夫出院並对柯沙闊娃表示謝意；在開始使用自來水管的時候請吃餃子；波斯別洛夫与柯沙闊娃在一起散步，他想接近她；波斯別洛夫的妹妹的婚禮；柯沙闊娃被請去接生，波斯別洛夫送她回到医院；波斯別洛夫在車站迎接从莫斯科回來的柯沙闊娃，並在回家的途中向她表白：沒有她，他就不能生活。關於柯沙闊娃和波斯別洛夫的相互關係，我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問題並不在於這兩個人物很少會見而這些會見又是很短的，問題在另一方面。

女主人公所愛上的那个人物的形象一點也沒有展示出來。作為農学家的波斯別洛夫或作为黨組織的書記的波斯別洛夫，我們都沒有看見。我們沒有听到他对父母和妹妹說過一句話。波斯別洛夫是聰明的还是愚笨的，是急躁的还是沉着的，是倔強的还是軟弱的——這些在影片中都看不出來。因此觀眾自然会不相信柯沙闊娃的情感，不免要問：她為什麼愛上了波斯別洛夫呢？

遺憾的是，不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才有這樣的情況。

还可以舉出，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部影片中，別里捷和塔娘·華西利欽柯、任娘·科茲洛娃和亞力克賽·柯夫朔夫的關係表現得多末單薄而含糊；由於主要人物沒有時間過情感生活，甚至一些优秀的影片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表現蘇維埃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可能性，而电影剧作家的任务却首先在於把蘇維埃人的内心世界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成就表現出來。

“真理報”在其專論“克服戲劇創作的落後現象”中寫道：

“与生活的真实相反，許多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常常顯得狹隘、片面。先進的蘇維埃人所特有的深远的考慮和廣闊的眼界，在當